



^ 21
2667
14



第 21
號 2667
卷 14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三十九回

○壽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話說當下李逵把指頭掬倒了那女娘酒店王人攔住說
道四位官人如何是好主人心慌便叫酒保過賣都向前
來救他就地下把水噴噴看看甦醒扶將起來看時額上
上抹脫了一片油皮因此那女子暈昏倒了救得醒來手
好萬好他的爹娘聽得說是黑旋風先自驚得呆了半拍
那裏敢說一言看那女子已自說得話了娘母取箇手帕
自與他包了頭收拾了釵環宋江問道你姓甚麼那裏人

家那老婦人道不瞞官人說老身夫妻兩口兒姓宋原是
京師人只有這箇女兒小字玉蓮他爹自教得他幾箇曲
兒胡亂叫他來這琵琶亭上賣唱養口爲他性急不看頭
勢不管官人說話只顧便唱今日這哥哥失手傷了女兒
些箇終不成經官動詞連累官人宋江見他說得本分便
道你着甚人跟我到營裏我與你二十兩銀子將息女兒
日後嫁箇良人免在這裏賣唱那夫妻兩口兒便拜謝道
怎敢指望許多宋江道我說一句是一句並不會說謊你
便叫你老兒自跟我去討與他那夫妻二人拜謝道深感
官人故濟戴宗理冤李逵道你這厮要便與人合口又教

哥哥壞了許多銀子李逵道只指頭畧擦得一擦他目倒
了不曾見這般烏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
拳也不妨宋江等衆人都笑起來張順便叫酒保去說這
席酒錢我自還他酒保聽得道不妨不妨只顧去宋江那
裏肯便道兄弟我勸二位來喫酒倒要你還錢張順若死
要還說道難得哥哥會面仁兄在山東時小弟哥兒兩箇
也兀自要來投迓哥哥今日天幸得識尊顏權表薄意非
足爲禮戴宗道公明兄長既然是張二哥相敬之心只得
曲允宋江道既然兄弟還了改日却另置杯復禮張順大
喜就將了兩尾鯉魚和戴宗李逵帶了這箇宋老兒都送

宋江離了琵琶亭來到營裏五箇人都進抄事房裏坐下
宋江先取兩錠小銀二十兩與了宋老兒那老兒拜謝了
去不在話下天色已晚張順送了魚宋江取出張橫書信
與張順相別去了宋江又取出五十兩一錠大銀對李逵
道兄弟你將去使用戴宗李逵也自作別趕入城去了只
說宋江把一尾魚送與管營留一尾自喫宋江因見魚
貪愛爽口多喫了些至夜四更肚裏絞腸刮肚價皮疼
時一連瀉了二十來遭昏暈倒了睡在房中宋江為久
奸營裏衆人都來煮粥燒湯看覷伏侍他次日張順因見
宋江愛魚喫又將得好金色大鯉魚兩尾送來就謝宋江

設得

寄書之義却見宋江破腹瀉倒在林裏因徒都在房裏看
視張順見了要請醫人調治宋江道自貪口腹喫了些鮮
魚壞了肚腹你只與我贖一貼止瀉六和湯來喫便好了
叫張順把這兩尾魚一尾送與王都頭一尾送與趙差陰
張順送了魚就贖了一貼六和湯藥來與宋江了自回去
不在話下營內自有衆人煎藥伏侍次日戴宗李逵備了
酒肉逕來抄事房看望宋江只見宋江暴病纔可喫不得
酒肉兩箇自在房面前喫了直至日晚相別去了亦不在
話下只說宋江自在營中將息了五七日覺得身體沒事
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中去尋戴宗又過了一日不見他

一箇來次日早膳罷辰牌前後揣了些銀子鎖上房門離了營裏信步出街來逕走入城去州衙前左邊尋問戴院長家有人說道他又無老小只在城隍廟間壁觀音菴裏歇宋江聽了尋訪直到那裏已自鎖了門出去了却又來尋問黑旋風李逵時多人說道他自箇沒頭神又無家室只在牢裏安身沒地里的巡檢東邊歇兩日西邊歪幾時正不知他那裏是住處宋江又尋問賣魚牙子張順時亦有人說道他自在城外村裏住便自賣魚時也只在城外江邊只除非討賒錢入城來宋江聽罷又尋出城來直要問到那裏獨自一想不已信步再出城外來看見那

三卷俱備

此間無不
愛山水的
英雄

一派江景非常觀之不足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仰面看時傍邊豎着一根望竿懸掛着一箇青布酒旂子上寫道潯陽江正軍雕簷外一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潯陽樓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鄆城縣時只聽得說江州好座潯陽樓原來却在這裏我雖獨自一箇在此不可錯過何不只且上樓去自已看罷一遭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表柱上兩面白粉牌各有五箇大字寫道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宋江便上樓來去靠江古一座閣子裏坐了凭闌幸目看時端的好座酒樓但見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碧闌干低接軒牕翠簾幙高懸戶

牖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江
塵水白蘋渡口時聞漁父鳴榔紅蓼灘頭每見釣翁擊
楫樓畔綠槐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

宋江看罷喝采不已酒保上樓來問道官人還是要待多
只是自消遣宋江道要待兩位客人未見來你且先取一
樽好酒菓品肉食只顧賣來魚便不要酒保聽了便下樓
去少時一托盤把上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擺下來蔬
時新菓品按酒列幾般肥羊嫩雞釀鵝精肉盡使朱紅盤
標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誇道這般整齊肴饌濟楚器皿
端的是好箇江州我雖是犯罪遠流到此却也看了些真

丁裁有生
氣于裁介
所痕

山真水我那裏雖有幾座名山古跡却無此等景致獨自
一箇一杯兩盞倚闌暢飲不覺沉醉猛然驀上心來思想
道我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
漢雖留得一箇虛名目今三司之上名又不利又不就
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裏我家鄉中老父和兄弟如何
得相見不覺酒湧上來潛然淚下臨風觸自感恨傷懷
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詞便喚酒保索借筆硯來起身觀翫
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宋江尋思道何不就書於此
倘若他日身榮再來經過重觀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
苦乘着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揮毫便

寫道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
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

冤讐血染潯陽江口

宋江寫罷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飲了數杯酒不覺歡
喜自狂蕩起來手舞足蹈又拿起筆來去那西江月後再
寫下四句詩道是

心在山東身在吳

飄蓬江海謾嗟吁

他時若遂凌雲志

敢笑黃巢不丈夫

宋江寫罷詩又去後面大書五字道鄆城宋江作寫罷擲

李飲情事
空動事在
眼中情餘
言外

尤由斷語
升悉小人
簡狀

筆在卓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飲過數杯酒不覺沉醉力不
勝酒便換酒保計筭了取些銀子弄還多的都賞了酒保
拂袖下樓來浪浪踉踉取路回營裏來開了房門便倒在
牀上一覺直睡到五更酒醒時全然不記得昨日在潯陽
江樓上題詩一節當時害酒自在房裏睡卧不在話下且
說這江州對岸另有箇城子喚做無爲軍却是箇野去處
城中有箇在閒通判姓黃雙名文炳這人雖讀經書却是
阿諛諂佞之徒心地匾窄只要嫉賢妬能勝如已者害之
不如已者弄之專在鄉里害人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
蔡太師兒子每每來侵潤他時常過江來請訪知府指望

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也是宋江命運合當受苦撞了這箇對頭當日這黃文炳在私家閒坐無可消遣帶了兩箇僕人買了些時新禮物自家一隻快船渡過江來逕去府裏探望蔡九知府恰恨撞着府裏公宴不敢進去却再回船正好那隻船僕人已纜在潯陽樓下黃文炳因見天氣暄熱且去樓上閒說一回信步入酒庫裏來看了一遭轉到酒樓上凭欄消遣觀見壁上題詠甚多也有做得好的亦有歪談亂道的黃文炳看了冷笑正看到宋江題西江月詞并所吟四句詩大驚道這箇不是反詩誰寫在此後

面知書道鄆城宋江作五箇大字黃文炳再讀道自切

一盞當年
春詩清景
活現

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冷笑道這人自負不淺又讀道恰如猛虎卧荒丘潛伏爪牙忍受黃文炳道那厮也是箇不依本分的人又讀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黃文炳道也不是箇高尚其志的人看來只是箇配軍又讀道他年若得報冤讐血染潯陽江口黃文炳道這厮報讐几誰却要在此間生事量你是箇配軍做得甚用又讀詩道心在出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黃文炳道這兩句兀自可恕又讀道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黃文炳搖著頭道這厮無禮他却要賽過黃巢不謀反待怎地再看了鄆城宋江作黃文炳道我也多曾聞這箇名字那人

多管是箇小吏便喚酒保來問道作這兩篇詩詞端的是
何人題下在此酒保道夜來一箇人獨自喫了一瓶酒醉
後疎狂寫在這裏黃文炳道約莫甚麼樣人酒保道面頰
上有兩行金印多管是牢城營內人生得黑矮肥胖黃文
炳道是了，就借筆硯取幅紙來抄了，藏在身邊分付酒保
休要刮去了黃文炳下樓自去船中歇了一夜次日飯後
僕人挑了盒仗一逕又到府前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內使
人入去報復多樣時蔡九知府遣人出來邀請在後堂蔡
九知府却出來與黃文炳敘罷寒溫已畢送了禮物分賓
坐下黃文炳稟說道文炳夜來渡江到府拜望聞知公宴
不敢擅入今日重複拜見恩相蔡九知府道通判乃是心
腹之交逕入來同坐何妨下官有失迎迓左右執事人獻
茶茶罷黃文炳道相公在上不敢拜問不知近日尊府太
師恩相曾使人來否知府道前日纔有書來黃文炳道不
敢動問京師近日有何新聞知府道家尊寫來書上分付
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監奏道夜觀天象罡星照臨吳楚敢
有作耗之人隨即體察勦除更兼街市小兒謠言四句道
耗國因家木 刀兵點水工 縱橫三十六
播亂在山東

因此囑付下官緊守地方黃文炳尋思了半晌笑道恩相

乃地方利
等政賴有
上等卿官
以銷隱憂
若長事不
言第保全
一身一家
朝廷安用
此人御里
亦安用此
人即賞
相交亦安
用此人但
要密勸根
固耳

水滸傳

事非偶然也黃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詩呈與知府道不
想却在此處蔡九知府看了道這是箇反詩通判那裏得
來黃文炳道小生夜來不敢進府回至江邊無可消遣却
去尋陽樓上避熱閒觀觀看前人吟咏只見白粉壁上新
題下這篇知府道却是何等樣人寫下黃文炳回道相公
上面明題着姓名道是鄆城宋江作知府道這宋江却是
甚麼人黃文炳道他分明蓋若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
江州眼見得只是箇配軍牢城營犯罪的囚徒知府道量
這箇配軍做得甚麼黃文炳道公相不可小覷了他這鄆
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書說小兒謠言正應在本人身上

知府道何以見得黃文炳道耗國因家水耗散國家錢糧
的人必是家頭着箇木字明明是箇宋字第二句刀兵點
水工興起刀兵之人水邊着箇工字明是箇江字這箇人
姓宋名江又作下反詩明是天數萬民有福知府又問道
何為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黃文炳答道或是六六之
年或是六六之數播亂在山東今鄆城縣正是山東地方
這四句謠言已都應了知府又道不知此間有這箇人麼
黃文炳回道小生夜來問那酒保時說道這人只是前日
寫下了去這箇不難只取牢城營文冊一查便見有無知
府道通判高見極明便喚從人叫庫子取過牢城營裏文

冊簿來看當時從人於庫內取至文冊蔡九知府親自檢
看見後面更有五月間新配到囚徒一名鄆城縣宋江黃
文炳看了道正是應謠言的人非同小可如是遲緩誠恐
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獲下在牢裏却再商議知府道
言之極當隨即陞廳叫喚兩院押牢節級過來廳下戴宗
聲喏知府道你與我帶了囚公的人快下牢城營裏捉拿
潯陽樓吟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來不可時刻違悞戴
宗聽罷喫了一驚心裏只叫得苦隨即出府來點了衆節
級牢子都叫各去牢裏取了各人器械來我下處間壁城
隍廟裏取齊戴宗分付了衆人各自歸家去戴宗却自作
起神行法先來到牢城營裏逕入抄事房推開門看時宋
江正在房裏見是戴宗入來慌忙迎接便道我前日入城
來那裏不尋遍因賢弟不在獨自無聊自去潯陽樓上飲
了一瓶酒這兩日迷迷不好正在這裏害酒戴宗道哥哥
你前日却寫下甚言語在樓上宋江道醉後狂言誰箇記
得戴宗道却纔知府喚我當廳發落叫多帶從人拿捉潯
陽樓上題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正身赴官兄弟喫了
一驚先去穩住衆做公的在城隍廟等候如今我特來先
報知哥哥却是怎地好如何解救宋江聽罷搔頭不知痒
處只叫得苦我今番必是死也戴宗道我教仁兄一着解

手未知如何如今小弟不敢擔閣回去便和人來捉你你
可披亂了頭髮把尿尿潑在地上就倒在裏面詐作風魔
我和衆人來時你便口裏胡言亂語只做失心風便好我
自去替你回復知府宋江道感謝賢弟指教萬望維持則
箇戴宗慌忙別了宋江回到城裏遲來城隍廟喚了衆做
公的一直進入牢城營裏來假意喝問那箇是新配來的
宋江頭引衆人到抄事房裏只見宋江披散頭髮倒在
屎尿坑裏滾見了戴宗和做公的人來便說道你們是甚
麼鳥人戴宗假意大喝一聲捉拿這廝宋江白着眼却亂
打將來口裏亂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領十

黃文炳到底有惡見識不是沒用的人只是爲自己起官注意害人所以可恨

萬夫兵來殺你江州人關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
後與我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殺你這般鳥人衆做公的
道原來是箇失心風的漢子我們拿他去向用戴宗道說
得是我們且去回話要拿時再來衆人跟了戴宗回到州
衙裏蔡九知府在廳上專等回報戴宗和衆做公的在廳
下回復知府道原來這宋江是箇失心風的人屎尿穢污
全不顧口裏胡言亂語渾身臭薰不可當因此不敢拿來
蔡九知府正待要問緣故時黃文炳早在屏風背後轉將
出來對知府道休信這話本人作的詩詞寫的筆跡不是
有風症的人其中有詐奸及只顧拿來便走不動扛也扛

將來蔡九知府道通判說得是便發落戴宗你們不據怎地只與我拿得來戴宗領了鈞旨只叫得苦再將帶了衆人下牢城營裏來對宋江道仁兄事不諧矣兄長只得去走一遭便把一箇大竹籬扛了宋江一直擡到江州府裏當廳歇下知府道拿過這廝衆做公的把宋江押於階下宋江那裏肯跪睜着眼見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問我我是皇帝的女婿又人教我引十萬大兵來殺你江州人聞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有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你也快躲了我不時教你們都死蔡九知府看了沒做理會處與文炳又對知府道且喚本營差撥并牌頭來問這人來時有風近日却總風若是來時風便是真症候若是近日總風必是詐風知府道言之極當便差人喚到營管差撥問他兩箇時那裏敢隱瞞只得直說道這人來時不見有風病敢只是近日舉發此症知府聽了大怒喚過牢子獄卒把宋江捆翻一連打上五十大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戴宗看了只叫得苦又沒做道理救他處宋江初時也胡言亂語次後喫拷打不過只得招道自不合一時酒後誤寫反詩別無主意蔡九知府即取了招狀將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推放大牢裏收禁宋江喫打得兩腿走不動

但至言之
極當通判
說得是蔡
九全無主
見頭得總
是黃文炳
挑唆

當廳釘了，直押赴死囚牢裏來，却得戴宗一力維持，分付了衆小牢子，都教好覷此人。戴宗自安排飯食，供給宋江，不在話下。再說蔡九知府退廳，邀請黃文炳到後堂稱謝道：「若非通判高明遠見，下官險些兒被這厮瞞過了。」黃文炳又道：「相公在上，此事也不宜遲，只好急急修一封書，便差人星夜上京師，報與尊府，恩相知道，顯得相公幹了這件國家大事，就一起稟道。若要活的，便着一輛陷車，解上京。如不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於本處斬首，號令以除大害。便是今上得知，必喜。」蔡九知府道：「通判所言有理，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回家書上，就薦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陞授富貴城池去享榮華。」黃文炳拜謝道：「小生終身皆依托門下，自當銜環背鞍之報。」黃文炳就攛掇蔡九知府寫了家書，印上圖書。黃文炳問道：「公相差那箇心腹人去知府道本州自有箇兩院節級，喚做戴宗，會使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只來早便差此人，逕往京師，只消旬日，可以往回。」黃文炳道：「若得如此之快，最好最好。」蔡九知府就後堂置酒管待了黃文炳。次日相辭，知府自回無爲軍去了。且說蔡九知府安排兩箇信籠，打點了金珠寶貝，玩好之物，上面都貼了封皮。次日早晨，喚過戴宗，到後堂囑付道：「我有這般禮物一封家書，要送上東京太。」

謹肯如此
宜好反直

師府裏去慶賀我父親六月十五日生辰日期將近只有
你能幹去得你休辭辛苦可與我星夜去走一遭討了回
書便轉來我自重重地賞你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我已
料着你神行的日期專等你回報切不可沿途耽閣有悞
事情戴宗聽了不敢不依只得領了家書信籠便拜辭了
知府挑回下處安頓了却來牢裏對宋江說道哥哥放心
知府差我上京師去只旬日之間便回就太師府裏使些
見識解救哥哥的事每日飯食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委
着他安排送來不教有缺仁兄且寬心守奈幾日宋江道
望煩賢弟救宋江一命則箇戴宗叫過李逵當面分付道
你哥哥誤題了反詩在這裏喫官司未知如何我如今
喫差往東京去早晚便回哥哥飯食朝暮全靠着你看觀
他則箇李逵應道吟了反詩打甚麼鳥緊萬千謀反的倒
做了大官你自放心東京去牢裏誰敢奈何他好便好不
好我使老大斧頭砍他娘戴宗臨行又囑付道兄弟小心
不要貪酒失悞了哥哥飯食休得出去噎醉了餓着哥哥
李逵道哥哥你自放心去若是這等疑忌時兄弟從今日
就斷了酒待你回來却開早晚只在牢裏伏侍宋江哥哥
有何不可戴宗聽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發心堅意守
看哥哥更好當日作別自去了李逵真箇不喫酒早晚只

目
卷之三

在牢裏伏侍宋江寸步不離不說李逵自看覷宋江且說戴宗回到下處換了腿絆護膝八答麻鞋穿上杏黃衫整了胳膊腰裏插了宣牌換了巾幘使袋裏藏了書信盤纏挑上兩箇信籠出到城外身邊取出四箇甲馬去兩隻腿上一每隻各拴兩箇口裏念起神行法咒語來怎見得神行法効驗

彷彿渾如駕霧依稀好似騰雲如飛兩脚蕩紅塵越嶺登山去緊頃刻纔離鄉鎮片時又過州城金錢甲馬果通神千里如同眼近

一日戴宗離了江州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馬

取數陌金紙燒送了過了一宿次日早起來喫了酒食離了客店又拴上四箇甲馬挑起信籠放開脚步便行端的是耳邊風雨之聲脚不點地路上畧喫些素飯素酒點心又走看看日暮戴宗早歇了又投客店宿歇一夜次日起箇五更起早涼行拴上甲馬挑上信籠又走約行過了二百里已是巳牌時分不見一箇乾淨酒店此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蒸得汗雨淋漓滿身蒸濕又怕中了暑氣正饑渴之際早望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肆戴宗攔指間走到根前看時乾乾淨淨有二十付座頭盡是紅油卓凳一代都是檻牕戴宗挑着信籠入到裏面揀一

神行法
眼見

付穩便座頭歇下信籠解下腰裏搭膊脫下杏黃衫噴口
水涼在櫥欄上戴宗坐下只見箇酒保來問道上下打幾
角酒要甚麼肉食下酒或猪羊牛肉戴宗道酒便不要多
與我做口飯來喫酒保又道我這裏賣酒賣飯又有饅頭
粉湯戴宗道我却不喫暈腥有甚素湯下飯酒保道加料
麻辣熈豆腐如何戴宗道最好最好酒保去不多時燒一
碗豆腐放兩碟菜蔬連篩三大碗酒來戴宗正饑又渴一
上把酒和豆腐都喫了却待討飯喫只見天旋地轉頭暈
眼花就筵邊便倒酒保叫道倒了只見店裏走出一箇人
來怎生模樣但見

臂欄腿長腰細

待客一團和氣

梁山作眼英雄

旱地忽律朱貴

當下朱貴從裏面出來說道且把信籠將入去先搜那厮
身邊有甚東西便有兩箇火家去他身上搜看只見便袋
裏搜出一箇紙包包着一封書取過來遞與朱頭領朱貴
扯開却是一封家書見封皮上面寫道平安家信百拜奉
上父親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謹封朱貴便拆開從頭看了
見上面寫道見今拿得應謠言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
牢一節聽候施行朱貴看罷驚得呆了半晌則聲不得火
家正把戴宗扛起來背入殺人作房裏去開剝只見筵頭

邊溜下胳膊上掛着硃紅綠漆宣牌朱貴拿起來看時上面雕着銀字道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朱貴看了道且不要動手我常聽的軍師說這江州有箇神行太保戴宗是他至愛相識莫非正是此人如何倒送書去害宋江這一段事却又天幸撞在我手裏叫火家且與我把解藥救醒他來問箇虛實緣由當時火家把水調了解藥扶起來灌將下去須臾之間只見戴宗舒眉展眼便爬起來見朱貴拆開家書在手裏看戴宗便喝道你是甚人好大膽却把蒙汗藥麻翻了我如今又把太師的書信擅開拆毀了封皮却該甚罪朱貴笑道這封鳥書打甚麼不緊休說拆開了太師的書札俺這裏兀自要印大宋皇帝做箇對頭的戴宗聽了大驚便問道好漢你却是誰願求大名朱貴答道俺這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梁山泊好漢旱地忽律朱貴的便是戴宗道既然是梁山泊頭領時定然認得吳學究先生朱貴道吳學究是俺大寨裏軍師執掌兵權只不知如何認得他戴宗道他和小可至愛相識朱貴道兄長莫非是軍師常說的江州神行太保戴院長麼戴宗道小可便是朱貴又問道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經過山寨吳軍師曾寄一封書與足下如今却緣何倒去害宋三郎性命戴宗道宋公明和我又是至愛兄弟他如今爲吟

了反詩救他不得我如今正要往京師尋門路救他如何肯害他性命朱貴道你不信請看蔡九知府的來書戴宗看了白喫一驚却把吳學究初寄的書與宋公明相會的話并宋江在潯陽樓醉後誤題反詩一事備細說了一遍朱貴道既然如此請院長親到山寨裏與衆頭領商議良策可救宋公明性命朱貴慌忙叫備分例酒食管待了戴宗便向水亭上覷着對港放了一枝號箭響箭到處早有小嘍囉搖過船來朱貴便同戴宗帶了信籠下船到金沙灘上岸引至大寨吳用見報連忙下關迎接見了戴宗敘禮道間別久矣今日甚風吹得到此且請到大寨裏來與衆頭領相見了朱貴說起戴宗來的緣故如今宋公明見監在彼晁蓋聽得慌忙請戴院長坐地備問宋三郎契官司爲甚麼事起戴宗却把宋江吟反詩的事一一說了晁蓋聽罷大驚便要起請衆頭領點了人馬下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吳用諫道哥哥不可造次江州離此間路遠軍馬去時誠恐因而惹禍打草驚蛇倒送宋公明性命此一件事不可力敵只可智取吳用不才畧施小計只在戴完長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晁蓋道願聞軍師妙計吳學究道如今蔡九知府却差院長送書上東京去計太師回報只這封書上將計就計寫一封假回書教院長

回去書上只說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便須密切差的當八員解赴東京問了詳細定行處決示衆斷絕童謠等他解來此間經過我這裏自差人下山奪了此計如何晁蓋道倘若不從這裏過時却不悞了大事公孫勝便道這箇何難我們自着人去遠近探聽遽莫從那裏過務要等着好友奪了只怕不能勾他解來晁蓋道好却是好只是没人會寫蔡京筆跡吳學究道吳用已思量心裏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九章蔡京四家字體蘓黃米蔡宋朝四絕小生曾和濟州城裏一箇秀才做相識那人姓蕭名讓因他會寫諸家字體人都喚他

做聖手書生及會鑄弄棒舞劍輪刀吳用知他為得蔡

京筆跡不若央及院長就到他家賺道泰安州嶽廟裏要寫道碑文先送五十兩銀子在此作安家之資便要他來隨後却使人賺了他老小上山就教本人入夥如何晁蓋道書有他寫便了也須用使箇圖書印記吳學究又道小生再有箇相識亦思量在肚裏了這人也是中原一絕見在濟州城裏居住本身姓金雙名大堅開得好石碑文剔得好圖書玉石印記亦會鎗棒厮打因為他雕得好玉石人都稱他做玉臂匠也把五十兩銀去就賺他來鐫碑文到半路上却也如此行便了這兩箇人山寨裏亦有

出袋各方
蕭讓不同
亦是變化

用池處晁蓋道妙哉當日且安排筵席管待戴宗就晚歇
了次日早飯罷煩請戴院長打扮做太保模樣將了一二
百兩銀了拴上甲馬便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拽開
脚步遶到濟州來沒兩箇時辰早到城裏尋問墜手書生
蕭讓住處有人指道只在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戴宗逕
到門首咳嗽一聲問道蕭先生有麼只見一箇秀才從裏
面出來見了戴宗却不認得便問道太保何處有甚見教
戴宗施禮罷說道小可是泰安州嶽廟裏打供太保今為
本廟重修五嶽樓本州上戶要刻道碑文特地教小可齎
白銀五十兩作安家之資請秀才便那尊步同到廟裏作
文則箇選定了日期不可遲滯蕭讓道小生只會作文及
書丹別無甚用如要立碑還用刊字匠作戴宗道小可再
有五十兩銀就娶請玉臂匠金大堅刻石揀定了好日
萬望指引了同行蕭讓得了五十兩銀子便和戴宗同
來尋請金大堅正行過文廟只見蕭讓把手指道亦、交、前面那
箇來的便是玉臂匠金大堅當下蕭讓喚住金大堅教與
戴宗相見具說泰安州嶽廟裏重修五嶽樓衆上戶要立
道碑文碣石之事這太保特地各齎五十兩銀子來請我
和你兩箇去金大堅見了銀子心中歡喜兩箇邀請戴宗
就酒肆中市沽三杯置些蔬食管待了戴宗就付與金大

堅五十兩銀子作安家之資又說道陰陽人已揀定了日期請二位今日便煩動身蕭讓道天氣暄熱今日便動身也行不多路前面趕不上宿頭只是來日起箇五更換門出去金大堅道正是如此說兩箇都約定了來早起身各自歸家收拾動用蕭讓留戴宗在家宿歇次日五更金大堅持了包裹行頭來和蕭讓戴宗三人同行離了濟州城裏行不過十里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慢來不敢催逼小可先去報知衆上戶來接二位拽開步數爭先去了這兩箇背着些包裹自慢慢而行看看走到來牌時候莫也走過了七八十里路只見前面一聲胡哨響山城坡下跳

出一撥好漢約有四五十人當頭一箇好漢正是那清風山王矮虎大喝一聲道你那兩箇是甚麼人那裏去孩兒們拿這厮取心來與酒蕭讓告道小人兩箇是上泰安州刻石鐫文的又沒一分財賦止有幾件衣服王矮虎喝道俺不要你財賦衣服只要你兩箇聰明人的心肝做下酒蕭讓和金大堅焦躁倚仗各人胸中本事便挺着捍棒逕透王矮虎王矮虎也挺朴刀來鬪兩箇三人各使手中器械約戰了五七合王矮虎轉身便走兩箇却待去趕聽得山上鑼聲又響左邊走出雲裏金剛來右邊走出摸着天杜遷背後却是白面郎君鄭天壽各帶三十餘人一發

上把蕭讓金大堅橫拖倒拽捉投林子裏來四籌好漢道
你兩箇放心我們奉着晁天王的將令特來請你二位上
山入夥蕭讓道山寨裏要我們何用我兩箇手無縛雞之
力只好喫飯杜遷道吳軍師一來與你相識二乃知你兩
箇武藝本事持使戴宗來宅上相請蕭讓金大堅都面面
厮覷做聲不得當時都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相待了
分例酒食連夜喚船便送上山來到得大寨晁蓋吳用并
頭領衆人都相見了一面安排筵席相待且說修蔡京回
書一事因請二位上山入夥共聚大義兩箇聽了都批住
吳學究道我們在此趨侍不妨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
明日官司知道必然壞了吳用道二位賢弟不必憂心天
明時便有分曉當夜只顧喫酒歇了次日天明只見小
囉報道都到了吳學究道請二位賢弟親自去接寶眷蕭
讓金大堅聽得半信半不信兩箇下至半山只見數乘轎
子擡着兩家老小上山來兩箇驚得呆了問其備細老小
說道你兩箇出門之後只見這一行人將着轎子來說家
長只在城外客店裏中了暑風快叫取老小來看救出得
城時不容我們下轎直擡到這裏兩家都一般說蕭讓聽
了與金大堅兩箇閉口無言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入
夥安頓了兩家老小吳學究却請出來與蕭讓商議寫蔡

須說得如此含幸

京字體回書去救宋公明金大堅便道從來雖得蔡京的諸樣圖書各諱字號當時兩箇動手完成安排了回書備箇筵席便送戴宗起程分付了備細書意戴宗辭了衆頭領相別下山小嘍囉已把船隻渡過金沙灘送至朱貴酒店裏戴宗取四箇甲馬拴在腿上作別朱貴拽開脚步登程去了且說吳用送了戴宗過渡自同衆頭領再回大寨筵席正飲酒間只見吳學究叫聲苦不知高低衆頭領問道軍師何故叫苦吳用便道你衆人不知是我這封書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衆頭領大驚連忙問道軍師書上却是怎地差錯吳學究道是我一時只顧其前不顧

其後書中有箇老大脫卯蕭讓便道小生寫的字體和蔡太師字體一般語句又不曾差了請問軍師不知那一處脫卯金大堅又道小生雕的圖書亦無纖毫差錯怎地見得有脫卯處吳學究疊兩箇指頭說中這箇差錯脫卯處有分教衆好漢大鬧江州城鼎沸白龍廟直教弓弩叢中逃性命刀鎗林裏救英雄畢竟軍師吳學究說出怎生脫卯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黃文炳抄反詩勘破宋江假風症到底有惡見識
恨 不是没用的人只爲自己起官主意害人所以可

水滸全書
又評 聖手生玉臂匠亦見執中精巧

忠義水滸全書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8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話說當時晁蓋并眾人聽了請問軍師道這封書如何有

示便喝出圖書

脫卯處吳用說道早間戴院長將去的回書是我一時不

仔細見不到處纔使的那箇圖書不是玉筋篆文翰林蔡

京四字只是這箇圖書便是教戴宗喫官司金大堅便道

小弟每每見蔡太師書緘并他的文章都是這樣圖書今

次雕得無纖毫差錯如何有破綻吳學究道你衆位不知

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師兒子如何父寫書與兒子

却使箇諱字圖書因此差了是我見不到處此人到江州
必被盤詰問出實情却是利害晁蓋道快使人去趕喚他
回來別寫如何吳學究道如何趕得上他作起神行法來
這早晚已走過五百里了只是事不宜遲我們只得恁地
可救他兩箇晁蓋道怎生去救用何良策吳學究便向前
與晁蓋耳邊說道這般這般如此如此主將便可暗傳下
號令與衆人知道只是如此動身休要悞了日期衆多奸
漢得了將令各各拴束行頭連夜下山望江州來不在話
下說話的如何不說計策出管教下面便見且說戴宗扣
着日期回到江州當廳下了回書蔡九知府見了戴宗如
期回來好生歡喜先取酒來賞了三鍾親自接了回書便
道你會見我太師麼戴宗稟道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
不曾得見恩相知府折開封皮看見前面說信籠內許多
物件都收了背後說妖人宋江今上自要他看可令牢固
陷車盛載密切差的當人員連夜解上京師沿途休教走
失書尾說黃文炳早晚奏過天子必然自有除授蔡九知
府看了喜不自勝叫取一錠二十五兩花銀賞了戴宗一
面分付教合陷車商量差人解發起身戴宗謝了自回下
處買了些酒肉來牢裏看覷宋江不在話下且說蔡九知
府催併合成陷車過得一二口正要起程只見門子來報

道無爲軍黃通判特來相探蔡九知府叫請至後堂相見
又送些禮物時新酒果知府謝道累承厚意何以克當黃
文炳道村野微物何足掛齒知府道恭喜早晚必有榮除
之應黃文炳道公相何以知之知府道昨日下書人已回
妖人宋江教解京師通判只在早晚奏過今上陞擢高任
家尊回書備說此事黃文炳道既是恁地深感恩相主薦
那箇人下書真乃神行人也知府道通判如不信時就教
觀看家書顯得下官不謬黃文炳道小生只恐家書不敢
擅看如若相托求借一觀知府便道通判乃心腹之交看
有何妨便令從人取過家書遞與黃文炳看黃文炳接書

在手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捲過來看了封皮又見圖書新
鮮黃文炳搖着頭道這封書不是真的知府道通判錯矣
此是家尊親手筆跡真正字體如何不是真的黃文炳道
公相容覆往常家書來時曾有這箇圖書麼知府道往常
來的家書却不曾有這箇圖書只是隨手寫的今番以定
是圖書匣在手邊就便印了這箇圖書在封皮上黃文炳
道相公休怪小生多言這封書被人瞞過了相公方今天
下盛行蘇黃米蔡四家字體誰不習學得況兼這箇圖書
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學士時使出來法帖文字上多有人
曾見如今陞轉太師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圖書使出來更

字子不
認辨蕭讓
例字蔡九
無日

真有智巧
蔡九蠢然

兼亦是父寄書與子須不當用諱字圖書令尊太師恩相
惡然寔是
自用之才
不應開往

是箇識窮天下高明遠見的人安肯造次錯用相公不信
小生之言可細細盤問下書人曾見府裏誰來若說不對
便是假書休恠小生多說因蒙錯愛至厚方敢僭言蔡九
知府聽了說道這事不難此人自來不曾到東京一盤問
便顯虛實知府留在黃文炳在屏風背後半地隨即陞廳
叫喚戴宗有委用的某當那做公的領了鈞旨四散去尋
有詩為証

反詩假信事相牽
不是黃蜂鍼痛處

為與梁山盜結連
蔡顯雖大總徒然

且說戴宗自回到江州先去牢裏見了宋江附耳低言將
前事說了宋江心中暗喜次日又有人請去酌杯戴宗正
在酒肆中喫酒只見做公的四下來尋當時把戴宗喚到
廳上蔡九知府問進前日有勞你走了一遭真箇辦事不
曾重重賞你戴宗答道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
敢怠慢知府道我正連日事情未曾問得你箇仔細你前
日與我去京師那座間人去戴宗道小人到東京時那日
天色晚了不知喚做甚麼門知府又道我家府裏門前誰
接着你畱你在那裏歇戴宗道小人到府前尋見一箇門
子接了書入去少刻門子出來交收了信籠着小人自去

尋客店裏歇了次日早五更去府門前伺候時只見那門子回書出來小人怕誤了日明那裏敢再問審細慌忙一逕來了知府再問道你見我府裏那箇門子却是多少年紀或是黑瘦也白淨肥腴長大也是矮小有鬚的也是無鬚的戴宗道小人到府裏時天色黑了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不十分看得仔細只覺不恁麼長中等身材敢是有些鬍鬚知府大怒喝一聲拿下聽去傍邊走過十數箇獄卒牢子將戴宗驅翻在當面戴宗告道小人無罪知府喝道你這厮該死我府裏老門子王公已死了數年如今只是箇小王看門如何知道他年紀大有鬍鬚況兼門子小王不能勾入府堂裏去但有各處來的書信緘帖必須經由府堂裏張幹辦方纔去見李都管然後達知裏面纔收禮物便要回書也須得伺候三日我這兩籠東西如何沒箇心腹的人出來問你箇常便備細就胡亂收了。我昨日一時間倉卒被你這厮瞞過了。你如今只好招說這封書那裏得來。戴宗道小人一時心慌要趕程途因此不曾看得分曉。蔡九知府喝道胡說這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左右與我加力打這厮獄卒牢子情知不好覷不得面皮把戴宗網翻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戴宗捱不過拷打只得招道端的這封書是假的。知府道你這

水滸傳全書
廝怎地得這封假書來。戴宗告道：小人路經梁山泊，過走出那一夥強人來，把小人劫了，綁縛上山，要割腹剖心，去小人身上搜出書信看了，把信籠都奪了，却饒了小人。情知回鄉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裏却寫這封書與小人，回來脫身。一時怕見罪責，小人瞞了恩相知府，道是便了中間，還有些胡說。眼見得你和梁山泊賊人通同造意，謀了我信籠物件，却如何說這話？再打那廝戴宗，由他拷訊，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訊了。一回語言前後相同，說道不必問了，取具大枷枷了，下在牢裏，却退廳來稱謝。黃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些兒誤了大事。黃文炳又道：眼見得這人也結連梁山泊通同造意，謀叛爲黨，若不祛除，必爲後患。知府道：便把這兩箇問成了招狀，立了文案，押去市曹斬首。然後寫表中朝。黃文炳道：相公高見極明，似此一者朝廷見喜，知道相公幹這件大功，二者免得梁山泊草寇來劫。牢知府道：通判高見甚遠，下官自當動文書親自保舉通判。當日管待了黃文炳，送出府門，自回無爲軍去了。次日蔡九知府陞廳，便叫當案孔目來分付道：快教疊了文案，把這宋江戴宗的供狀招款粘連了一面，寫下犯由牌，教來日押赴市曹斬首。施行自古謀逆之人，決不待時斬了。宋江戴宗免致。

請無
十戊話此
類是也

後患當案却是黃孔目

恰也姓黃

本人與戴宗頗好却無緣便救他

只替他叫得苦當日稟道明日是箇國家忌日後日又是

七月十五日中元之節皆不可行刑大後日亦是國家景

命直待五日後方可施行一者天幸救濟宋江二乃梁山

泊好漢未至蔡九知府聽罷依准黃孔目之言直待第六

日早晨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掃了法場飯後點起土兵

和刀仗劊子約有五百餘人都在大牢門前伺候已牌時

候獄官稟了知府親自來做監斬官黃孔目只得把犯由

牌呈堂當廳判了兩箇斬字便將片蘆席貼起來江州府

眾多節級牢子雖然和戴宗宋江過得好却没做道理救

得他衆人只替他兩箇叫苦當時打扮已了就大牢裏把

宋江戴宗兩箇捆扎起又將膠水刷了頭髮縮箇鵝梨角

兒各插上一朶紅綾子紙花驅至青面聖者神案前各與

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喫罷辭了神案漏轉身來搭上利

子六七十箇獄卒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後推擁出牢門

前來宋江和戴宗兩箇面面厮覷各做聲不得宋江只把

脚來跌戴宗低了頭只歎氣江州府看的人真乃壁肩疊

背何止一二千人但見

愁雲荏苒怨氣氤氳頭上日色無光四下悲風亂吼纒

鎗對對數聲鼓響喪三魂棍棒森森幾下鑼鳴催七魄

犯由牌高貼人言此去幾時回白紙花雙搖都道這番
難再活長休飯糗內難吞永別酒口中怎燕狎穉劊子
仗鋼刀醜惡押牢持法器卓靈旗下幾多魍魎跟隨十
字街頭無限強冤等候監斬官忙施號令件作子準備
打屍

劊子叫起惡殺都來將宋江和戴宗前推後擁押到市曹
十字路口團團鎗棒圍住把宋江面南背北將戴宗面北
背南箇箇坐下只等午時三刻監斬官到來開刃那衆
人仰面看那犯由牌上寫道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吟
反詩妄造妖言結連梁山泊強寇通同造反律斬犯人一

名戴宗與宋江暗遞私書勾結梁山泊強寇通同謀叛律
斬監斬官江州府知府蔡某那知府勒住馬只等報來只
見法場東邊一夥弄蛇的丐者強要挨入法場裏看衆土
兵趕打不退正相鬧間只見法場西邊一夥使鎗棒賣藥
的也強挨將入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好不曉事這是那
裏強挨入來要看那夥使鎗棒的說道你倒烏村我們衝
州撞府那裏不曾去到處看出人便是京師天子殺人也
放人看你這小去處砍得兩箇人鬧動了世界我們便挨
入來看一看打甚麼鳥緊正和士兵鬧將起來監斬官喝
道且趕退去休放過來鬧猶未了只見法場南邊一夥挑

擔的脚夫又要挨將入來。土兵喝道這裏出人你挑那裏去。那夥人說道我捫挑東西送與知府相公去的。你們如何敢阻當我。土兵道便是相公衙裏人也只得去別處過一過。那夥人就歇了擔子都掣了扁擔立在人叢裏看。只見法場北邊一夥客商推兩輛車子過來定要挨入法場上來。土兵喝道你那夥人那裏去。客人應道我們要趕路程可放我等過去。土兵道這裏出人如何肯放你。你要趕路程從別路過去。那夥客人笑道你倒說的好俺們便是京師來的人不認得你這裏鳥路。只是從這大路走上兵那裏肯放那夥客人齊齊地挨定了不動。四下裏炒鬧不。

住這蔡九知府見禁治不得又見這夥客人都盤在車子上立定了看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一箇報報道一聲午時三刻監斬官便道斬訖報來兩勢下刀棒劊子便去開枷行刑之人執定法刀在手說時遲一箇箇要見分明那時快鬧攘攘一齊發作只見那夥客人在車子上聽得斬字數內一箇客人便向懷中取出一面小鑼兒立在車子上噹噹地敲得兩三聲四下裏一齊動手有詩爲證

聞來乘興入江樓

渺渺烟波接素秋

呼酒謾澆千古恨

吟詩欲瀉百重愁

駕書不遂英雄志

失脚翻成狴犴囚

用便
山
今忽
却先
風驚
動日
意外

擡動梁山諸義士

一齊雲擁開江州

又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箇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却似半天起箇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手起斧落早砍翻了兩箇行刑的劊子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衆士兵急待把鎗去搨時那裏攔當得住衆人且簇擁蔡九知府逃命去了只見東邊那夥弄蛇的丐者身邊都掣出尖刀看着士兵便殺西邊那夥使鎗棒的大發喊聲只顧亂殺將來一派殺倒士兵獄卒南邊那夥挑擔的脚夫輪起搨擔橫七豎八都打翻了士兵和那看的人北邊那夥客人都跳下車來推過車子攔住了人兩箇客商鑽將入來一箇背了宋江一箇背了戴宗其餘的人也有取出弓箭來射的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也有取出標鎗來標的原來扮客商的這夥便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那夥扮使鎗棒的便是燕順劉唐杜遷宋萬扮挑擔的便是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那夥扮丐者的便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箇頭領到來帶領小嘍囉一百餘人四下裏殺將起來只見那人叢裏那箇黑大漢輪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晁蓋等却不認得只見他第一箇出力殺人最多晁蓋猛省起來戴宗曾說一箇黑旋風李逵和宋三郎

得存

最好是箇莽撞之人。晁蓋便叫道：「前面那好漢莫不是黑旋風那漢？那裏肯應火雜雜地輪着大斧，只顧砍人？」晁蓋便叫背朱江戴宗的兩箇小嘍囉，只顧跟着那黑大漢走。當下去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傾翻的不計其數。衆頭領撇了車輛擔仗，一行人盡跟了黑大漢，直殺出城來。背後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張弓箭、飛蝗般，望後射來。那江州軍民百姓，誰敢近前？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藍衫，兀自在江邊殺人。晁蓋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傷人！」那漢那裏來聽叫喚，一斧一箇排頭兒，砍將去。約莫離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見盡是淘淘一派大江，却無了旱路。晁蓋看見，只叫得苦。那黑大漢方纔叫道：「不要慌，我把哥哥背來廟裏，衆人都到來看時，靠江一所大廟，兩扇門緊緊地閉着。黑大漢兩斧砍開，便搶入來。晁蓋衆人看時，兩邊都是老檜蒼松，林木遮映，前面牌額上四箇金書大字，寫道：「白龍神廟。」小嘍囉把宋江戴宗背到廟裏，歇下。宋江方纔敢開眼，見了晁蓋等衆人，哭道：「哥哥莫不是夢中相會？」晁蓋便勸道：「恩兄不肯在山，致有今日之苦。這箇出力殺人的黑大漢是誰？」宋江道：「這箇便是叫做黑旋風李逵。他幾番就要大牢裏放了我，却是我怕走不脫，不肯依。」

沂水
人伏殺
之事

他晁蓋道却是難得這箇人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斧箭矢
花榮便叫且將衣服與俺二位兄長穿了正相聚間只見
李逵提著雙斧從廊下走出來朱江便叫任道兄弟那裏
去李逵應道尋那廟祝一發殺了回耐那廝不來接我們
倒把烏廟門閉上了我指望拿他來祭門却尋那廝不見
朱江道你且來先和我哥哥頭領相見李逵聽了丟了雙
斧望着晁蓋跪了一跪說道大哥休怪鐵牛麤鹵與眾人
都相見了却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兩箇大家歡喜花榮便
道哥哥你教眾人只顧跟着李大哥走如今來到這裏前
面又是大江截住斷頭路了却又沒一隻船接應倘或

城中官軍趕殺出來却怎生迎敵將何接濟李逵使道不
要慌我與你們再殺入城去與宋、江、不、一、起、說、也、和那箇烏蔡九知府一發都
砍了便走戴宗此時方纔甦醒便叫道兄弟使不得莽性
城裏有五七千軍馬若殺入去必然有失阮小七便道遠
望隔江那裏有數隻船在岸邊我兄弟三箇趁水過去奪
那幾隻船過來載眾人如何晁蓋道此計是最上着當時
阮家三弟兄都脫剝了衣服各人插把尖刀便鑽入水裏
去約莫趕開得半里之際只見江面上溜頭流下三隻棹
船吹風胡哨飛也似搖將來眾人看時見那船上各有十
數箇人都手裏拿著軍器眾人却慌將起來宋江聽得說

了便道我命裏這般合苦也。遂出廟前看時，只見當頭那隻船上坐着一條大漢，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頭上挽箇空心紅一點鬚兒，下面拽起條白絹水氈口裏吹着胡哨。宋江看時，不是別人，正是

想二句人境双由妙

東去長江萬里內中一箇雄夫，面如傅粉，體如酥，履水如同平土，膽大能探禹穴，心雄欲摘驪珠，翻波跳浪，性如魚。張順名傳千古。

當時張順在頭船上看見，喝道：「你那夥是甚麼人，敢在白龍廟裏聚眾？」宋江括身出廟前，說道：「兄弟救我。」張順等見是宋江，大叫道：「好了！」那三隻棹船飛也似搖到岸邊。二阮

看見也，趕過來，一行眾人都上岸來，到廟前。宋江看見張順，自引十數箇壯漢，在那隻船頭上，張橫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帶十數箇莊客，在一隻船上；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也帶十數箇賣鹽火家，都各執鎗棒上岸來。張順見了宋江，喜從天降，便拜道：「自從哥哥喫官司，兄弟坐立不安，又無路可救。近日又聽得拿了戴院長、李大哥，又不見面，我只得去尋了哥哥，引到穆太公莊上，叫了許多相識。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漢們放出來，到這裏不敢拜問。這夥豪傑莫非是梁山泊義士、晁天王、糜宋江，指着上首立的道：這

箇便是晁蓋哥哥。你等衆位都來廟裏敘禮。則箇張順等
九人、晁蓋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逵共是二十九人、都入
白龍廟聚會。這箇喚做白龍廟小聚會。當下二十九箇好
漢各各講禮已罷。只見小喽羅慌慌忙忙入廟來報道。江
州城裏鳴鑼搥鼓。整頓軍馬出城來追趕。遠遠望見旗旛
蔽日。刀劍如麻。前面都是帶甲馬軍。後面盡是擎鎗兵將。
大刀闊斧殺透白龍廟路上來。李逵聽了。大叫一聲殺將
去。提了雙斧。便出廟門。晁蓋叫道。一不做二不休。衆好漢
相助着。見某直殺盡江州軍馬。方纔回梁山泊去。衆英雄
齊聲應道。願。尊命。一百四五十人。一齊納喊殺透江州。

岸上來有分教。血染波紅屍如山。積直教跳浪蒼龍噴毒
火。巴山猛虎吼天風。畢竟晁蓋等衆好漢。怎地脫身且聽
下回分解。

評 十七箇好漢。來劫法場。還讓黑大漢從空而下。有
力有胆。

忠義水滸金書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無為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話說江州城外白龍廟中梁山泊好漢劫了法場救得宋江戴宗正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劉唐燕順杜遷宋萬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共是一十七人領帶着八九十箇悍勇壯健小隻羅漢湯江上來接應的好漢張順張橫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九等好漢也帶四十餘人都是江面上故私商的火家撐駕三隻大船前來接應城裏黑旋風李逵引眾



人殺至潯陽江邊兩路救應通共有一百四五十人都在
白龍廟裏聚義只聽得小嘍囉報道江州城裏軍兵搥鼓
搖旗鳴鑼發喊追趕到來那黑旋風李逵聽得大吼了一
聲提兩把板斧先出廟門衆好漢納聲喊都挺手中軍器
齊出廟來迎敵劉唐朱貴先把宋江戴宗護送上船李俊
同張順三阮整頓船隻就江邊看時見城裏出來的官軍
約有五七千馬軍當先都是頂盔衣甲全副弓箭手裏都
使長鎗背後步軍簇擁搖旗納喊殺進前來這裏李逵當
先輪着板斧赤條條地飛迤砍將入去背後便是花榮黃
信呂方郭盛四將擁護花榮兒前面的軍馬都扎住了鎗

射倒一箇
便一奔奔
定馬軍衝
倒步軍說
話近人情
待要領常
筆必又痛
說一當說
跌矣

只怕李逵着傷偷手取弓箭出來搭上箭拽滿弓望着為
頭領的一箇馬軍騰地一箭只見番筋斗射下馬去那一
駭馬軍喚了一驚各自奔命撥轉馬頭以便走倒把步軍先
衝倒了一半這裏衆多好漢們一齊衝突將去殺得那官
軍屍橫野爛血染江紅直殺到江州城下城上策應官軍
早把搗木砲石打將下來官軍慌忙入城關上城門好幾
為打無為軍伏根日不敢出來衆多好漢拖轉黑旋風一回到白龍廟前下船
晁蓋整點衆人完備都叫分頭下船開江便走却值順風
拽起風帆三隻大船載了許多人馬一頭領却投穆太公莊
上來一帆順風早到岸邊埠頭一行衆人都上岸來穆弘

邀請衆好漢到莊內堂上穆太公出不迎接宋江等衆人都相見了太公道衆頭領連夜勞神口請客房中安歇將息貴體各人且去房裏暫歇將養整理三衣服器械當日穆弘叫莊客宰了一頭黃牛殺了十數箇四猪羊雞鶩魚鴨珍肴異饌排下筵席管待衆頭領飲酒中間說起許多情節晁蓋道若非是二哥哥衆位把船相救我等皆被陷于縲紲穆太公道你等如何却打從那條路上來李逵道我自只揀人多處殺將去他們自要跟我來我又不曾叫他衆人聽了都大笑宋江起身與衆人道小人宋江若無衆好漢相救時和戴院長皆死于非命今日之恩深于滄海如何報答得衆位只恨黃文炳那厮搜根剔齒幾番唆毒要害我們這冤讐如何不報怎地啓請衆位好漢再做箇天大人情去打了無爲軍殺得黃文炳那厮也與宋江消了這口無窮之恨那時回去如何晁蓋道我們衆人偷營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以此奸賊已有隄備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隊人馬一發和學究公孫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來報讐也未爲晚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勾得來一者山遙路遠二者江州必然申開明文各處謹守不要癡想只是趁這箇機會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準備花榮道哥哥見得是雖然如此只是無人識得路境

要着

宋江結識
薛永便用

得着

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箇人去那裏城中探聽虛實也要
看無爲軍出沒的路徑去處就要認黃文炳那賊的住處
了、然後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說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
此處無爲軍最熟我去探聽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賢弟
去走一遭最好薛永當日別了眾人自去了只說宋江自
和衆頭領在穆弘莊上商議要打無爲軍一事整頓軍器
鎗刀安排弓弩箭矢打點大小船隻等項隄備已了只見
薛永去了兩日帶將一箇人回到莊上來拜見宋江宋江
便問道兄弟這位壯士是誰薛永答道這人姓侯名健祖
居洪都人氏做得第一手裁縫端的是飛針走線更兼攢
習鎗棒曾拜薛永爲師人見他黑瘦輕捷因此喚他做通
臂猿見在這無爲軍城裏黃文炳家做生活小弟因見了
就請在此宋江大喜便教同坐商議那人也是一座地煞
星之數自然義氣相投宋江便問江州消息無爲軍路徑
如何薛永說道如今蔡九知府計點官軍百姓被殺死有
五百餘人帶傷中箭者不計其數見今差人星夜申奏朝
廷去了城門日中後便關出入的好生盤問得緊原來哥
哥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黃文炳那厮三回
五次點撥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見劫了法場城中甚慌曉
夜隄備小弟又去無爲軍打聽正撞見侯健這箇兄弟出

劫法場後
江州事體
在薛永口
中見黃文
炳生平并
近事又在
侯健口中
見行文才
不是死述

來喫飯。因是得知備細。宋江道：「侯兄何以知之？」侯健道：「小人自幼只愛習學鎗棒，多得薛師父指教。因此不敢忘恩。近日黃通判特取小人來他家做衣服，因出來遇見師父，題起仁兄大名，說出此一節事來。小人要結識仁兄，特來報知。備細這黃文炳有箇嫡親哥哥，喚做黃文燁，與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這黃文燁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橋補路，塑佛齋僧，扶危濟困，救拔貧苦，那無為軍城中都叫他黃佛子。這黃文炳雖是罷開通判，心裏只要害人，慣行反事，無為軍都叫他做黃蜂刺。他弟兄兩箇分開做兩處住，只在一條巷內出入，靠北門裏便是他家。黃文炳貼着城

有此一番
殺逆方見
此人可殺

任黃文燁近着大街，小人在他那裏做生活。打聽得黃通判回家來說這件事，蔡九知府已被瞞過了。却是我點撥他教知府先斬了，然後奏去。黃文燁聽得說時，只在背後罵說道：「又做這等短命促拍的事，於你無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理之時，報應只在目前，却不是反招其禍。」這兩日聽得劫了法場，好生喫驚。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與他計較，尚兀自未回來。宋江道：「黃文炳隔着他哥哥家多少路？」侯健道：「原是一家分開的，如今只隔着中間一箇菜園。宋江道：「黃文炳家多少人口？」有幾房頭。侯健道：「男子婦人通有四五十口。宋江道：「天教我報讐，特地送這箇

除奸惡
見衆人心
術不害自
姓見末江
心術

人來雖是如此全靠衆弟兄維持衆人齊聲應道當以死
向前正要驅除這等賊濫奸惡之人與哥哥報讐雪恨宋
江又道只恨黃文炳那賊一箇却與無爲軍百姓無干他
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罵我等不仁衆弟
兄去時不可分毫侵害百姓今去那裏我有一計只望衆
人扶助扶助衆頭領齊聲道專聽哥哥指教宋江道有煩
穆太公對付八九十箇又袋又要百十束蘆柴用着五隻
大船兩隻小船央及張順李俊駕兩隻小船在江面上與
他如此行五隻大船上用着張橫三阮童威和識水的人
護船此計方可穆弘道此間蘆葦油柴布袋都有我莊上

的人都會使水駕船便請哥哥行事宋江道却用侯家兄
弟引着薛永并白勝先去無爲軍城中藏了來日三更二
點爲期只聽門外放起帶鈴鷓鴣便教白勝上城策應先
插一條白絹號帶近黃文炳家便是上城去處再又教石
勇杜遷扮做巧者去城門邊左近埋伏只看火爲號便要
下手殺把門軍士李俊張順只在江面上往來巡綽等候
策應宋江分撥已定薛永白勝侯健先自去了隨後再是
石勇杜遷扮做巧者身邊各藏了短刀暗器也去了這裏
自一面扯擡沙土布袋和蘆葦油柴上船裝載衆好漢至
期各各拴束了身上都准備了器械船艙裏埋伏軍漢衆

一團殺氣
忽然說到
時景上點
發清美交
情妙絕

頭領分撥下船晁蓋宋江花榮在童威船上燕順王矮虎
鄭天壽在張橫船上戴宗劉唐黃信在阮小二船上呂方
郭盛李立在阮小五船上穆弘穆春李逵在阮小七船上
只留下朱貴宋萬在穆太公莊看理江州城裏消息先使
童猛掉一隻打魚快船前去探路小嘍囉并軍健都伏在
艙裏大家莊客水手撐駕船隻當夜密地望無為軍來此
時正是七月盡天氣夜涼風靜月白江清水影山光上下
一碧昔日參寥子有首詩題這江景道是

洪濤滾滾烟波杳

月淡風清九江曉

欲從舟子問如何

但覺廬山眼中小

是夜初更前後大小船隻都到無為江岸邊揀那有蘆葦
深處一字兒纜定了船隻只見童猛回船來報道城裏並
無些動靜宋江便叫手下衆人把這沙土布袋和蘆葦乾
柴都搬上岸望城邊來聽那支將正打二更宋江叫小
嘍囉各各拖了沙土布袋就城邊堆垛了衆好漢
各挺手中軍器只留張橫三兩童守船接應其餘頭領
都迤城邊來望城上時約離北門有半里之路宋江便叫
放起帶鈴鶉鴿只見城上一條竹竿縛着白號帶風飄起
來宋江見了便叫軍士就這城邊堆起沙土布袋分付軍
漢一面挑擔蘆葦油柴上城只見白勝已在那裏接應等

一應計
交在問答
中見不是
死述

善人者必
貪利故以
到劫之

候把手指與衆軍漢道：「只那條巷便是黃文炳在處。」宋江問白勝道：「薛永侯健在那裏？」白勝道：「他兩箇潛入黃文炳家裏去了。」只等哥哥到來。宋江又問道：「你會見石勇杜遷麼？」白勝道：「他兩箇在城門邊左近伺候。」宋江聽罷，引了衆好漢下城來，逕到黃文炳門前，却見侯健閃在房簷下。宋江喚來附耳低言道：「你且將菜園門開了，放他軍士把蘆葦、油柴堆放在裏面，可教薛永尋把火來點着，却去敲黃文炳門。」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什物搬來寄頓，敲得門開，我自自有擺布。宋江教衆好漢分幾箇把住兩頭，侯健先去開了菜園門，軍漢把蘆柴搬來堆在裏面。侯健就討了火種，遞與薛永，將來點着侯健，便閃出來，却去敲門。叫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搬來寄頓，快開門，則箇裏面聽得便起來看時，望見隔壁火起，連忙開門出來，晁蓋、宋江等納聲喊殺，將入去衆好漢亦各動手，見一箇殺一箇，見兩人殺一雙，把黃文炳一門內外大小四五十口，盡皆殺了，不留一人，只不見了文炳一箇。衆好漢把他從前酷害良民積攢下許多家私金銀收拾俱盡，大哨一聲，衆多好漢都扛了箱籠家財，却透城上來。且說石勇杜遷見火起，各掣出尖刀，便殺把門軍人，又見前街隣舍拿了水桶、梯子都來救火。石勇杜遷大喝道：「你那百姓休得向前。」

取拍得有

我們是梁山泊好漢數千在此來殺黃文炳一門良賤與宋江戴宗報讎不干你百姓事你們快回家躲避了休得出來聞管事衆隣舍還有不信的立住了脚看只見黑旋風李逵輪起兩把板斧着地捲將來衆隣舍方纔納聲喊擡了梯子水桶一闕都走了這邊後巷也有幾箇守門軍漢帶了些人挖了麻搭火鈎都迤來救火早被花榮張起弓當頭一箭射翻了一箇大喝道要死的便來救火那夥軍漢一齊都退去了只見薛永拿着火把便就黃文炳家裏前後點着亂亂雜雜火起看那火時但見

黑雲匝地紅燄飛天律律走萬道金蛇焰騰騰散千團火塊狂風相助雕梁畫棟片時休炎燄漲空大厦高堂彈指沒這不是火却是

文炳心頭惡 觸惱丙丁神 害人施毒焰 惹火自燒身

當時石勇杜遷已殺倒把門軍士李逵砍斷了鐵鎖大開了城門一半人從城上出去一半人從城門下出去張橫三阮兩童都來接應合做一處扛擡財物上船無爲軍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漢劫了法場殺死無數的人如何敢出來追趕只得回避了這宋江一行衆好漢只恨拿不着黃文炳都上了船去搖開了自投穆弘莊上來不在話下

却說江州城裏望見無爲軍火起蒸天價紅滿城中講動
只得報知本府這黃文炳正在府裏議事聽得報說了慌
忙來稟知府道做鄉失火急欲回家看覩蔡九知府聽得
忙叫開城門差一隻官船相送黃文炳謝了知府隨即出
來帶了從人慌速下船搖開江面望無爲軍來看見火勢
猛烈映得江面上都紅艸公說道這火只是北門裏火黃
文炳見說了心裏越慌看看搖到江心裏只見一隻小船
從江面上搖過去了不多時又是一隻小船搖將過來却
不徑過望着官船直撞將來從人喝道甚麼船敢如此直
撞來只見那小船上箇大漢跳起來手裏拿着撓鈎口

裏應道去江州報失火的船黃文炳便鑽出來問道那裏
失火那大漢道北門裏黃通判家被梁山泊好漢殺了一
家人口劫了家私如今正燒着哩黃文炳失口叫聲苦不
知高低那漢聽了一撓鈎搭住了船便跳過來黃文炳是
箇乖覺的人早瞧了六分便遶船稍後走望江裏踴身便
跳忽見江面上一隻船水底下早鑽過一箇人把黃文炳
劈腰抱住攔頭揪起扯上船來船上那箇大漢早來接應
便把麻索綁了水底下活捉了黃文炳的便是浪裏白跳
張順船上把撓鈎的便是混江龍李俊兩箇好漢立在船
上那搖官船的梢公只顧下拜李俊說道我不殺你們只

要捉黃文炳這厮你們自回去說與蔡九知府那賊驢知道俺梁山泊好漢們權可下他那顆驢頭早晚便要來取船公戰抖抖的道小人去說李俊張順拿了黃文炳過自已的小船上放那官船去了兩箇好漢掉了兩隻快船逕透穆弘莊上來尋搖到岸邊望見一行頭領都在岸上等候搬運箱籠上岸見說拿得黃文炳宋江不勝之喜眾好漢一齊心中大喜說正巧此人見面李俊張順早把黃文炳帶上岸來眾人看了監着離了江岸到穆太公莊上來朱貴宋萬接着眾人入到莊裏草廳上坐下宋江把黃文炳刺了濕衣服綁在柳樹上請眾頭領團圍坐定宋江

叫取一壺

上白晷蓋下至白勝其是三十位好漢都把遍了宋江大罵黃文炳你這厮我與你往

為地方深心拜惠不
於危任
怨第念實
江蘇實錄
黃文炳招
報自有兩
有地方之
青者又不
可畏首畏
尾藉口文
炳為鑿也

日無冤近日無讎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殺我兩箇你既讀聖賢之書如何要做這等毒害的事我又不與你有殺父之讎你如何定要謀我你哥哥黃文燁與你這厮一母所生他怎恁般修善久聞你那城中都稱他做黃佛子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你這厮在鄉中只是害人交結權勢浸潤官長欺壓良善我知道無為軍人民都叫你做黃蜂刺我今日且替你拔了這箇刺黃文炳告道小人已知過失只求早死晁蓋喝道你那賊驢

怕你不死你這厮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宋江便問道：那箇兄弟替我下手？只見黑旋風李逵跳起身來說道：我與哥哥動手割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燒喫。晁蓋道：說得是。教取把尖刀來就討盆炭火來，細細地割這厮燒來下酒。與我賢弟消這怨氣。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黃文炳笑道：你這厮在蔡九知府後堂，且會說黃道黑撥置害人。無中生有，攛掇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爺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李逵方纔把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衆頭領做醒酒湯。衆多好漢看割了黃文炳，都來草堂上與宋江賀喜，有詩爲證：

文炳趨炎巧計乖，却將忠義苦擠排。

奸謀未遂身先死，難免剗心炙肉災。

○出○得○忽○然○妙○
只見宋江先跪在地下，衆頭領慌忙都跪下。齊道：哥哥有甚事，但說不妨。兄弟們敢不聽。宋江便道：小可不才，自小學吏，初世爲人，便要結識天下好漢。奈緣力薄才疎，不能接待，以遂平生之願。自從刺配江州，多感晁頭領并衆豪傑，苦苦相留。宋江因見父命嚴訓，不曾肯任。正是天賜機會，於路直至潯陽江上，又遭際許多豪傑，不想小可不才。一時間酒後狂言險，累了戴院長性命。感謝衆位豪傑不

看此四字
便是就表
不止免管

避凶險。來虎穴龍潭。力救殘生。又蒙協助。報了冤讐。如此犯下大罪。關了兩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眾位意下若何。如是相從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願去的一聽。尊命。只恐事發。反遭負累。煩可尋思。說言未絕。李逵跳將起來。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契我一鳥斧砍做兩截。便罷。宋江道。你這般。龕。鹵。說話。全在各人弟兄們心肯。意肯。方可同去。眾人議論道。如今殺死了許多官軍人馬。關了兩處州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軍馬來。擒獲。今若不隨哥哥去。同死。同生。却投那裏去。宋江大喜。謝了眾人。當日先叫朱貴

斬舊頭領
各各塔開
甚有部署

和宋萬前。回山寨裏去。報知。次後分作五起進程。頭一起便是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第二起便是劉唐。杜遷。石勇。薛永。侯健。第三起便是李俊。李立。呂方。郭盛。童威。童猛。第四起便是黃信。張順。張橫。阮家三弟兄。第五起便是燕順。王矮虎。穆弘。穆春。鄭天壽。白勝。五起二十八箇頭領。帶了一千人等將。這所得黃文炳家財。各各分開裝載上車。子穆弘帶了穆太公。并家小人等將。應有家財。金寶。裝載車上。莊客數內有不願去的。都齎發他些銀兩。自投別主。去。傭工有願去的。一同便往前四起陸續去了。已自行動。穆弘收管莊內。已了。放起十數箇火把。燒了莊院。搬下。

屬屬揭明
願去不願
夫此是收
吞約

水滸全書
田地自投梁山泊來且不說五起人馬登程節次進發只
隔二十里而行先說第一起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五
騎馬帶着車仗人伴在路行了三日前面來到一箇去處
地名喚做黃山門宋江在馬上與晁蓋說道這座山生得
形勢怪惡莫不有大夥在內可着人催攢後面人馬上來
一同過去說猶未了只見前面山嘴上鑼鳴鼓響宋江道
我說麼且不要走動等後面人馬來好和他廝殺花榮
便拈弓搭箭在手晁蓋戴宗各執朴刀李逵拿着雙斧擁
護着宋江一齊趨馬向前只見山坡邊閃出三五百箇小
等大鬧了江州劫掠了無爲軍殺害了許多官軍百姓待
回梁山泊去我四箇等你多時會事的只留下宋江都饒
了你們性命宋江聽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說道小可
宋江被人陷害冤屈無伸今得四方豪傑救了性命小可
不知在何處觸犯了四位英雄萬望高擡貴手饒恕殘生
那四箇好漢見了宋江跪在前面都慌忙滾鞍下馬撇了
軍器飛遶前來拜倒在地下說道俺弟兄四箇只聞山東
及時雨宋公明大名想殺也不能箇見面俺聽知哥哥在
江州爲事喫官司我弟兄商議定了正要來劫牢只是不
得箇實信前日使小嘍囉直到江州來打聽回來說道已

有多少好漢鬧了江州劫了法場救出往揭陽鎮去了後
又燒了無爲軍劫掠黃通判家料想哥哥必從這裏來節
次使人路中來探望猶恐未真故反作此一番詰問衝撞
哥哥萬勿見罪今日幸見仁兄小寨裏畧備薄酒麪食權
當接風請衆好漢同到做寨盤桓片時宋江大喜扶起四
位好漢逐一請問大名爲頭的那人姓歐名鵬祖貫是贛
州人氏守把大江軍戶因惡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綠林
中熬出這箇名字喚做摩雲金翅第二箇好漢姓蔣名敬
祖貫是湖南潭州人氏原是落科舉子出身科舉不第棄
文就武頗有謀畧精通書算積萬累千纖毫不差亦能刺

鎗使棒布陣排兵因此人都喚他做神算子第三箇好漢
姓馬名麟祖貫是南京建康人氏原是小番子聞漢出身
吹得雙鐵笛使得好大滾刀百十人近他不得因此人都
喚他做鐵笛仙第四箇好漢姓陶名宗旺祖貫是光州人
氏莊家田戶出身慣使一把鐵鈎有的是氣力亦能使鎗
輪刀因此人都喚做九尾龜怎見得四箇好漢英雄有西
江月爲證

力壯身強無賽行時捷似飛騰摩雲金翅是歐鵬首位
黃山排定幼恨毛錐失利長從韜畧搜精如神算法善
行兵文武全才蔣敬鐵笛一聲山裂銅刀兩口神驚馬

麟形貌更猙獰。廝殺場中。超乘宗旺。力如猛虎。鐵鉞到處。無情神龜。九尾喻多能。都是英雄頭領。

這四等好漢。接任宋江。小嘍囉早捧過菓盒。一大壺酒。兩大盤肉。托過來。把盞先遞見蓋。宋江次遞花榮。戴宗李逵。與眾人都相見。了一面遞酒。沒兩箇時辰。第二起頭領。又到了。一箇箇盡都相見。把盞已遍邀請眾位上山。兩起十位頭領。先來到黃門山寨內。那四等好漢。便叫椎牛宰馬。管待。却教小嘍囉陸續下山。接請後面那三起十八位頭領。上山來筵宴。未及半日。三起好漢。已都來到了。盡在聚義廳上筵席相會。宋江飲酒中間。在席上開話道。今次宗

收拾好漢
不嫌其多
發心開口
皆出自宋
江又不沒
却是天王
安得不歸
服

江投遞了哥哥。晁天王上梁山泊去。一同聚義。未知四位好漢肯棄了此處。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四箇好漢齊答道。若蒙二位義士不棄貧賤。情願執鞭墜銜。宋江見蓋大喜。便說道。既是四位肯從大義。便請收拾起程。眾多頭領俱各歡喜。在山寨住了一日。過了一夜。次日。宋江見蓋仍舊做頭。一起下山進發。先去。次後依例而行。只隔着二十里遠近。四等好漢收拾財帛金銀等項。帶領了小嘍囉三五百人。便燒毀了寨柵。隨作第六起登程。宋江又合得這四箇好漢心中甚喜。於路在馬上對晁蓋說道。小弟來江湖上走了這幾遭。雖是受了些驚恐。却也結識得這

許多好漢。今日同哥哥上山去。這回只得死心塌地與哥哥同死。同生。一路上說着閒話。不覺早來到朱貴酒店裏了。且說四箇守山寨的頭領。吳用。公孫勝。林冲。秦明。和兩箇新來的。蕭讓。金大堅。已得朱貴。宋萬。先回報知。每日差小頭目。棹船出來。酒店裏迎接。一起起都到金沙灘。岸上。搥鼓吹笛。衆好漢們都乘馬轎。迎上寨來。到得關下。軍師吳學究等六人。把了接風酒。都到聚義廳上。焚起一爐好香。晁蓋便請宋江爲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那裏肯便道。哥哥差矣。感蒙衆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却讓不才。若要堅執如此。相讓宋

江情願就死。晁蓋道。賢弟如何。這般說。當初若不是賢弟擔那血海般干係。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衆。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誰坐。宋江道。仁兄論年齒。兄長也。大十歲。宋江若坐了。豈不自羞。再三推晁蓋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吳學究坐了第三位。公孫勝坐了第四位。宋江道。休分功勞。高下。梁山泊一行舊頭領去左邊。主位上坐。新到頭領去右邊。客位上坐。待日後出力多寡。那時另行定奪。衆人齊道。哥哥言之極當。左邊一帶。是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右邊一帶。論年甲次序。互相推讓。花榮。秦明。黃信。戴宗。

李達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燕順呂方郭盛蕭讓王矮虎薛
永金大堅穆春李立歐鵬蔣敬童威童猛馬麟石勇侯健
鄭天壽陶宗旺共是四十人頭領坐下大吹大擂且喫慶
喜筵席宋江說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謠言一事說與衆
人耐黃文炳那厮事又不干他已却在知府面前胡言
亂道解說道耗國因家水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
有箇木字不是箇宋字刀兵黠水工興動刀兵之人必是
二點水着箇工字不是箇江字這箇正應宋江身上那後
兩句道縱橫三十六搢亂在山東合主宋江造反在山東
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院長又傳了假書以此黃文炳那

厮攬掇知府只要先斬後奏若非衆好漢救了焉得到此
李逵跳將起來道好哥哥正應着天上的言語雖然喫了
他些苦黃文炳那賊也喫我割得快活放着我們有許多
軍馬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
便做了小皇帝吳先生做箇丞相公孫道士便做箇國師
我們都做箇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裏快活却不
好不強似這箇鳥水泊裏戴宗慌忙喝道鉄牛你這厮胡
說你今日既到這裏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兒須要聽兩
位頭領哥哥的言語號令亦不許你胡言亂語多嘴多舌
再如此多言挿口先割了你這顆頭來爲令以警後人李

聖得書
安有歸結

惟河乃非
惟公乃議
治天下
此

遠道呵咬若割了我這顆頭幾時再長的一個出來我只
吃酒便了衆多好漢都笑宋江又題起拒敵官軍一事說
道那時小可初聞這箇消息好不驚恐不期今日輪到宋
江身上吳用道兄長當初若依了弟兄之言只住山上快
活不到江州不省了多少事這都是天數註定如此宋江
道黃安那厮如今在那裏晁蓋道那厮住不勾兩三箇月
便病死了宋江嗟歎不已當日飲酒各各盡歡晁蓋先叫
安頓穆太公一家老小叫取過黃文炳的家財賞勞了衆
多出力的小嘍囉取出原將來的信籠交還戴院長收用
戴宗那裏肯要定教收放庫內公支使用晁蓋叫衆多小

嘍囉參拜了新頭領李俊等都參見了連日山寨裏殺牛
宰馬作慶賀筵席不在話下再說晁蓋教向山前山後各
撥定房屋居住山寨裏再起造房舍修理城垣至第三日
酒席上宋江起身對衆頭領說道宋江還有一件大事正
要稟衆弟兄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乞假數日未知衆位
肯否晁蓋便問道賢弟今欲要往何處幹甚麼大事宋江
不慌不忙說出這箇去處有分教鎗刀林裏再述一遍殘
生山嶺邊傍傳授千年勳業正是只因玄女書三卷留得
清風史數篇畢竟宋公明要往何處去走一遭且聽下回
分解

評 行兵須以有策應爲主公明去取無爲軍以候健
爲內應以張阮童穆等爲水軍石勇杜遷等埋伏
城中如此運籌可制大敵

